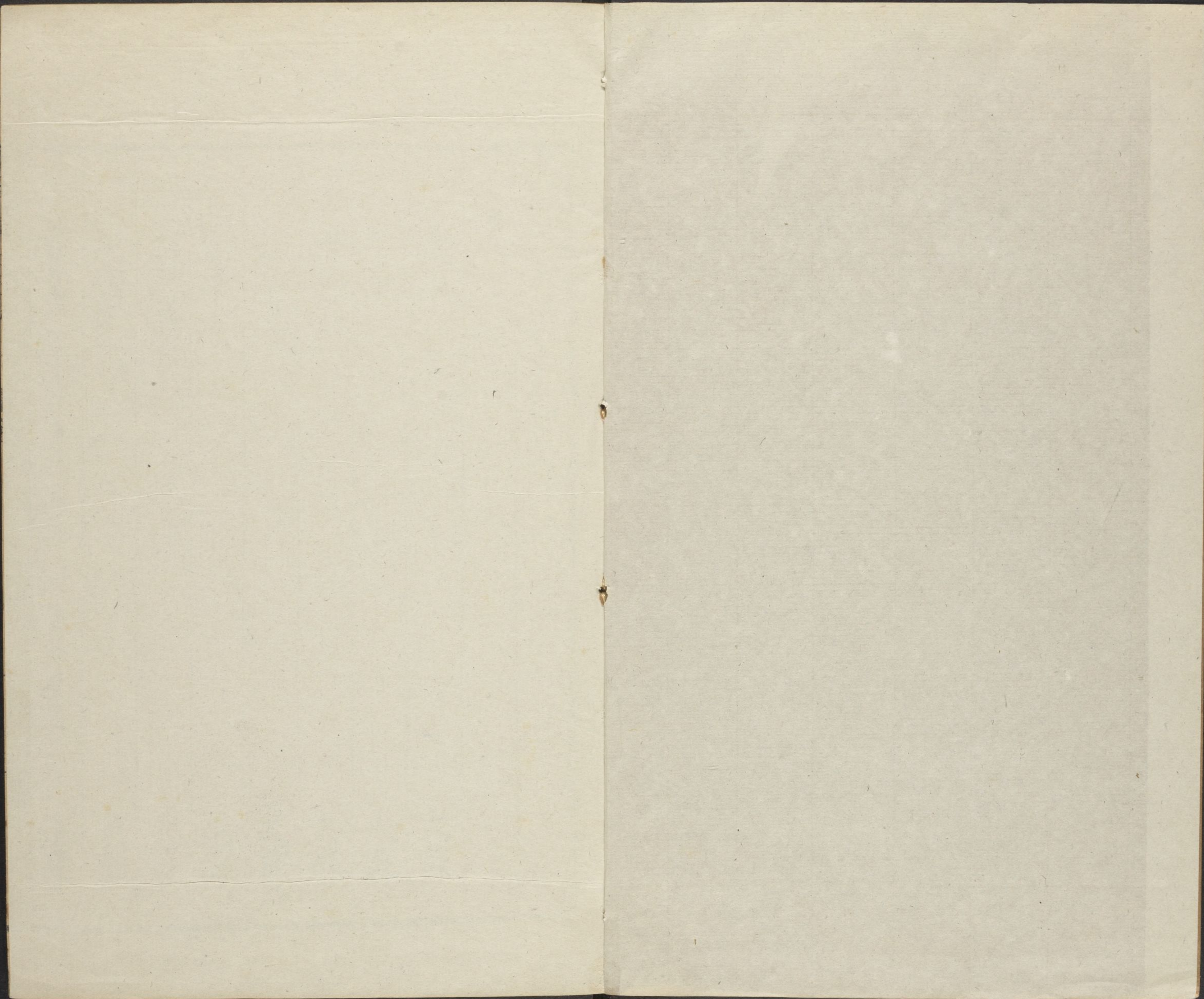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五



文編卷之二十九目錄

論

武王

大蘇

平王

大蘇

始皇一

大蘇

始皇二

大蘇

高帝

老蘇

漢高帝

大蘇

項籍

老蘇

宣帝

小蘇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武帝

小蘇

梁武帝

小蘇

高祖

小蘇

太宗

小蘇

魯隱公

大蘇

宋襄公

大蘇

魏武帝

大蘇

符堅

小蘇

孔子

大蘇

子貢

老蘇

子思

大蘇

孟軻

大蘇

老子一

小蘇

老子二

小蘇

老子三

小蘇

老子

王

韓非子

大蘇

荀卿

大蘇

揚雄

大蘇

韓愈

大蘇

文編卷之三十九

一脩

文編卷之二十九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武王 大蘇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

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

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
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
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
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
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
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
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
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
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

虛語

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
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
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
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
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
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
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
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
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

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命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接得無此痕跡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

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

大蘇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

中間援
古事甚
碎而條
次整然

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
鼎焉而周復都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

東徙于洛

開口道破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
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
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
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
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
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
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

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
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
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
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
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
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
雖遷無害却是不因避寇
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
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
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

卷之二十九
寇難不肯遷都是為得計

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

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畏秦遷于

畏寇遷都是為失計

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

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

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

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始皇一

大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

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

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

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

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
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
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
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
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
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
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

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
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
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
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
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
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
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
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

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
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
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索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
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
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
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
之立胡亥不復思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
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

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
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
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
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
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
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
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
其太子而不思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
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
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

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二

大蘇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而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所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

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至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
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
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
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
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

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

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以小事作証

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

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

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

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

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

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

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反矣荀後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自趨於詐也悲夫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者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其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諫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一且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
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
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
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
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
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
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
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

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
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
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
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漢高帝

立柱分應 大蘇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
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
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
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
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

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
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
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
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
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
○前已立一柱于後分斷
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
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
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
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藏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
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

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
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
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
輕爲野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
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
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
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
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疆悍高帝恐其爲
○嗟然入此一段
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
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

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疆項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死之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項籍

老蘇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

不覺又提前話

結留侯

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北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繫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

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

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
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
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
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
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
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
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
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
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
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宣帝

小蘇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
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
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
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
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
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
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然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

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洪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

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

○此段議論天地間不可少

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大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武帝

立子

小蘇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
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
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
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
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
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
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
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接立文
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
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
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
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
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
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
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
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
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
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
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

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愆懷之小慧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疆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梁武帝

小蘇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
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
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
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
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達矣孔
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
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
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
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
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
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
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
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
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
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

合老與佛處法然無意

千數人而姓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
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
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
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
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
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
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
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
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
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
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
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揚非乎雖然抑君臣
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
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
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
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高祖

小蘇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

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泰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太宗

小蘇

○篇中整段抄故事而斷語全少蓋論之二體也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
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
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
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
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
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禳孔子聞之曰楚
昭王知人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
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
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滅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
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
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
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
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
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
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

唐後必中微有文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
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
徒使疑似之戮滯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
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
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
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
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
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
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
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
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
死卽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
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
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
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
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
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
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
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
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

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
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
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雖不知道雖天下既
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魯隱公一

大蘇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
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
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
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
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

非攝無疑也

先作定論後說故事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
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
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
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
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
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
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
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
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

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

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

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

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

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

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

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

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

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

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

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

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

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

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

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

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

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

類此一証佐

不以母后攝

不以異姓攝

歸根

此辨鄭註亦有理

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是作此論原由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宋襄公

大蘇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祭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

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恐其觶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恐人之心行不恐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恐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恐爲之天下孰有不恐者耶泓之役身與國衄巧欲以不

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入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盡上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

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爾齊桓豈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魏武帝

大蘇

此篇用止不用奇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嬴氏之衰高彥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疆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

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試嘗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垂發而喪其功分應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疆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疆而未見其能一也

正論 符堅

防患

小蘇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

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反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

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葦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稌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

曰予復反鄙我周以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葦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葦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顛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孔子

大蘇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

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發難甚精神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
夫孔子盍姑脩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
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
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
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
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
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
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

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
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

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

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不知何故轉入別調

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

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

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心不從而以禮告也歟

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貢

老蘇

君子之道智信雖信者所以止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

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以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之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

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
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
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
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
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
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
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
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
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
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

主齊必得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
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
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轍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
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
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
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
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
於此也

子思

借客形主 大蘇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

轉九千仞之山

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揚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

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一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旣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旣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一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

善用之而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

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子

大蘇

此篇縱恣不羈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

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用前一段全不拘拘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

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

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
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
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為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
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
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
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
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
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

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老子一

小蘇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辯者
服矣與其里人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
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与秦
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
而終以不明若唯不務辯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
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
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
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

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
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
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
方圓而以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
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
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
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得其要也老聃之
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
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
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

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
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
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汎汎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
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
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
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
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
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
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
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

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
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
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
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
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枝能處於其
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
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
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

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
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抑聖人之道處於不可
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
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
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
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
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蔓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
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
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
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

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三

小蘇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

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公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政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

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

老子

王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

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聖而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脩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人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川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

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
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
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
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
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
矣

韓非

大蘇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先放寬一着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理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思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借此一穢便是深文手段
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 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
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
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荀卿

大蘇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

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岬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拓去}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

悞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楊雄

大蘇

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

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
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
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
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榱榱之不可以
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
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
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
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
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

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
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
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
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
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
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
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
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
善惡爲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
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

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
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乎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
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
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
之孰知天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
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
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
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穆之岐嶷
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
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

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
日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
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
也

韓愈

綱整目亂 大蘇

○細觀此文乃絕是摹原道為之坡翁滑稽如此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
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
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
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
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

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
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
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
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
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
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
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

提

○待孔子甚尊

○管上管下有此二句則文勢錯綜

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

○辯韓愈三段說話藏形匿影令人讀去只如一條

○論理不精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
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
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
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
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
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
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
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

餘波

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
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
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
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
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
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
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
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
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
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文編卷之二十九

終

